

中秋话俗

古诗文里品月饼

项伟
(流浪在杜桥街头的人间客)

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馅。”中秋佳节，月圆之夜，和家人围坐于月下花前，品香茗、赏秋月、吃月饼，应是国人过中秋节的标配，咱也不能例外。赏月品饼之余，不由得好奇心起，古人过中秋节也吃月饼么？于是就着月光，伴着书香，翻阅有关月饼的诗文典故，与千年前的古人隔空对话，竟也别有一番滋味！

月饼是久负盛名的传统糕点，作为中秋节最应景的小吃，相传是源于古代中秋节祭拜月神的供品。月饼在国内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据史料记载，早在殷商时期，在民间就流传着一种据说是太师傅发明的薄边心厚的“太师饼”，要说起来，这或许是月饼的“始祖”呢！

关于月饼的起源，有一种流传较广的版本，据说是源于唐朝军队的祝捷食品，不过那时不叫“月饼”，而是“胡饼”。话说唐高祖年间，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，八月十五凯旋，长安城彻夜狂欢。当时去扬州经商途经长安的胡商，向唐皇献饼祝捷。高祖拿起胡饼，笑指明月道：“应将胡饼邀嫦娥。”说要将饼分与群臣同食。后来，人们将这种西域传来的美食——胡饼，与当时扬州地方的酥点相结合，制作出一种全新的糕饼，月饼就由此“诞生”了。如果传说属实，那敢情月饼还有“混血”的优良基因。

北宋时期，月饼开始在宫廷内流行，当时叫做“宫饼”。而后逐渐流传到民间，俗称为“小饼”或“月团”。诗人兼美食家东坡先生有诗为证：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馅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的“小饼”形状近似“圆月”，且以麦芽糖和酥油等配料为馅，其实和现代的月饼已然很是接近了！

“月饼”一词，有据可考的，最早是见于南宋吴自牧所著的《梦粱录》。其卷十六“荤素从食店篇”记录有“市食点心，四时皆有，任便索唤，不误主顾。且如蒸作面行卖芙蓉饼、菊花饼、月饼……”可知月饼这种点心，在当时的市井之中，已然比较流行，而且颇受欢迎。但此书于中秋习俗的相关记载，却没有提到月饼，可见当时的月饼，虽已是寻常小吃，但和中秋节并没有什么关联。此时节的月饼，不过是“点心界”小人物而已！

而月饼真正登上“神坛”，被当做中秋节祭月的供品，却是自明代开始的。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有：“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，向月而拜，则焚月光纸，撒所供，散之家人必遍。月饼月果，戚属馈相报，饼有径二尺者。”由此可见，这时期的月饼，已然登堂入室，不仅是祭月时的主要供品，分食月饼、以月饼馈赠亲友等活动更成了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保留“节目”。月饼也被赋予了“团圆”的寓意，吃月饼成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：因月饼圆如中秋月，又是合家分食，故被视为阖家团圆的象征。至此，月饼已然华丽转身，俨然从“青衿”屌丝逆袭成为“点心界”的“王者”。

到了清代，随着制作工艺、技巧的提升，月饼的种类、花样也被玩出了新“高度”。以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的巨著《红楼梦》为例，第七十六回有提到贾母吃的月饼：“便将自己吃的一个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，又命斟一大杯热酒，送给薛姨妈……”“内造”指的是大内御膳房做的点心，“瓜仁油松瓤月饼”也就是五仁月饼，堪称“饼中贵族”。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有介绍此种月饼的制作方法及其口感：“用山东飞面作酥皮，中用松仁、核桃仁、瓜子仁为细末，微加冰糖和猪油作馅。食之，不觉甚甜，而香松柔腻，迥异寻常。”由此可见，清代的月饼制作水平，比之今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文学新苗

四个夏天

(永远追逐着光)
陈苗苗

沿海城市总是夏日雨水多，淅淅沥沥的小雨与噼里啪啦的暴雨交替出现，偶尔连着四五天出现明媚的晴天，便觉心情明朗。

“烟花”枯萎，又来“卢碧”，年来拜访的台风没有重复的名字，每个夏天的点点滴滴也是截然不同的。对我而言，我的夏天被三个时间点，切割成四部分，2003年之前的健康无忧，2008年之前的快乐无畏，2008年至2018年的平淡无奇。以及2018年至今的重燃激情。

小时候母亲在外打工，很少回家，我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。闷热的夏天里，一吃完晚饭我就蹲在老屋前，盯着蚂蚁搬家，偶尔拿树枝拨动几下，吓得它们到处乱爬，一旦恶作剧成功了，我哈哈大笑，站起来扔掉树枝，转身去洗手，顺便趁大人不注意玩水，衣服都弄湿了还觉得他们看不见，大摇大摆地回屋，结果当然是被骂一顿。

天色再暗一些，奶奶就喊我回去睡觉，但我没有丝毫睡意，有心抗拒但无力反抗，我实在是太小了，跑得不够快还是被抓回去了。屋里的灯光亮了多年，透出来的光都变得昏黄，我被人抱在怀里轻轻摇晃着，就像仍睡在摇篮里，安安静静，极大的安全感再加上奶奶哼着的摇篮曲，我还是不知不

觉睡着了。

我天生爱自由，一旦脱离爷爷奶奶的视线就到处撒欢儿，哪怕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头戴斗笠，身披雨衣，我在雨中转圈圈，把自己转晕了就原地歇一会儿，再带着始终捏在手心的五角钱上小店买零食。有眼熟的大叔指着我说“老抛天”(台州方言，整天在外面玩的人)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知道对方肯定在骂我，于是停下来大声喝道：“你才是老抛天”，再加上一句我忘记从哪里听来的觉得很厉害的骂人的话，看他愣在原地，满脸震惊的样子，我非常得意，觉得大人也不过如此，连一个五岁小孩也骂不过，于是像打了一场胜仗，我趾高气扬地溜达回家。

2003年以后，轮椅成为我的代步工具，母亲也始终陪伴在身边。初次得病的我也没有什么经验，一心想着母亲回来了，整天傻呵呵的。烈日当空的夏天，我就快乐地玩水，靠在硬邦邦的水池边上，身子往前倾侧，尽管肚子被硌得难受，依旧执着地往气球里灌水，再系成一个水球。感觉闷热或者无聊，我就掏出一个水球贴脸感受凉快，再戳破它，“砰”水球爆炸，折射出道道彩虹。

夏天多停电，倘若晴朗无云的晚上，房间如同冒烟的蒸笼，母亲就在屋外的水泥地铺

上草席，我们一家人都在这儿乘凉。明月高悬，往人间倾泻月色，所有事物都蒙上了一层光晕，朦朦胧胧带着神秘。我家左侧是小树林，总有些恼人的虫子如小蜈蚣、毛毛虫爬到肉内眼可及的地方，向来讨厌虫子的我恨恨地拿拖鞋砸它们，可它们是灭不完的，最后我眼不见为净，滚到母亲身边求安慰，在夜风和蒲扇的双重作用下睡去。

这时候的我秉持着探索世界的热情，依旧调皮捣蛋，到处乱窜，自己摇着轮椅圈敢从家里出发，走到几百米远之外的菜市场，买个刚烤好的豆沙面包美滋滋地品尝，吃饱了再沿着不认识的路往前探索，道路两旁的房屋从熟悉变得陌生，感到疲惫便停在原地，揉揉被轮椅两侧的扶手磨得发红的手臂，懒洋洋地看云看花草，直到恢复精力再继续自己的旅程；如果路面坑坑洼洼单凭我个人力量无法通过，我果断放弃，原路返回。如果你问我，一天之内走过最远的地方，我记得是东明村，离我家足足有两里路！随着手部力量的增强，每天热衷于探索未知，我以轮椅丈量土地愈发广阔。

2008年。我住院治疗褥疮，医生告诉我“每天要尽量多坐以防复发”，我的轮椅不再是我的腿，我趴着度过日日夜夜，哪怕校园里，我也是固定趴在教室那张同时兼具课桌课凳功能的小床上，昂着头继续学业。同学们开心地玩着游戏，我在室内听着嬉闹声却只能按捺下蠢蠢欲动的心；外面的花开得再鲜艳再美丽，我也只能以目光触摸；渐渐地，我的世界变得安静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意识到自己和旁人是不一样的，被束缚住的我只是一个无能的残疾人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春天的桃花多么迷人，夏天的阳光多么热烈，秋天的桂花多么香甜，冬天的寒风多么凛冽，我再也没有感受不到了。

2018年，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，十二年枯燥无味的读书生涯被画上了终止符，我开启了新的生活。因每天教学课程安排的教室不同，我坐在轮椅上，在同学的帮助下转换教室，参与校园活动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在较为舒适的环境里，丢失已久的活泼似乎找到我的踪迹，正向我走来。

明媚如澄澈天空的快乐，于2019年的夏天，正式回归我的灵魂——我靠奖学金购买的代步工具终于到来，时隔七年我再次摆脱了“要依靠他人才能行动”的困局，我的世界焕然一新，嗅花香，雨中穿梭，清凉的水滴打湿衣袖，夏天的热烈扑面而来。

故人故事

薛家柱印象

金新
(杂文家、高级教师)

9月6日，薛家柱先生辞世，据说微信朋友圈发了他生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：“我生活过了，思索过了，用整整一生做了小小的耕耘。岁月刻下的每一笔皱纹都是令人回味的人生脚印。人生就是攀登，走上去了，不过是宁静的主峰。死亡也许不是穿黑袍的骷髅，他应该和诞生一样神圣……这才是我的履历，我的碑文……”

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杭州学军中学校的语文老师周仁爱，第二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学军校友、华师大中文系教授刘阳。估计他们都知道我与薛先生曾有交往。

第一次见薛家柱是1979年9月秋季开学月的某天，是遵学校教学处之命去小塔儿巷杭州教师进修学院听一个讲座。记忆中到那里一看，开讲人薛家柱发型像样板戏《杜鹃山》里的那个温其九，脸盘与个头也差不多。内容是有关小说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。我心想：“这大老远的跑来听人务虚，到学校图书馆一查不就得了？”心里这么想，坐在讲台下的我眼睛就不由自主地眯起工夫，脑海里竟然出现了一个与形象思维有关的场景：“然而老且终于上台了。老且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，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。这时候，看见大家也都很高兴，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……”(编者注：鲁迅《社戏》片段)

那次听课的最大收获，是偷偷逃出来在大塔儿巷旁的茅廊巷菜场，买了5毛钱下酒用的毛蛤，骑着我那28寸大链条永久牌自行车一溜烟回家了。记忆中当晚酒后还乘兴写了一篇杂文《那该死的破鞋文学》！

薛先生著作等身：“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一生创作颇丰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小城故事》《异国侠侣》《铁血生涯》，诗集《金银岛》，中篇小说《台湾来的渔船》，散文集《西湖，祖国的明珠》《神奇的云南边疆》，童话集《冰人儿》，长篇纪实文学《魂断武陵》《彼岸桂魂断上海滩》，电视剧剧本《盈盈一水间》《为奴隶的母亲》《济公》等。其中，与著名作家二月河合作的历史小说《胡雪岩》，曾引起文学界强烈反响。”

与薛先生的真正交往是我当了杭州市政协委员后。记忆中曾经的《政协通讯》里的评论文章是锋芒毕露的，分管杂志的领导与杂志主编经常邀请《钱江晚报》《浙江工人日报》《杭州日报》《联谊报》的评论高手共商提高刊物言论稿质量的座谈会，比如魏英杰、戎国强、吴抗民、徐迅雷、赵建雄等人都出席过，当然每次与会者少不了政协委员里的舞文弄墨者……

记忆中一次在满院桂雨的一个宾馆里，我发表了措辞过当的评论意见，末了，在强调政协必须强化监督功能时，还引用了孟德斯鸠的名言：“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，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。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。”记忆中那次会议上作为政协常委的薛先生几次欲言又止，散会后我与薛先生一起出来，薛先生语重心长地说(大意)：“金老师，你们学军中学原名杭大附中，我很熟的，我老杭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。杭大在特殊时期的一些事，以你的年龄你不会不知道，你要慎言……孟德斯鸠是第一个将中国划入‘专制政体’的西方思想家，他的这个说法带有一定的西方中心思想，强烈地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，虽一针见血地总结中国政治制度的细节和特点，但仍带有片面的想法……我们写评论一定要避免偏激，尤其是像《政协通讯》这样的刊物。政协的特点是超脱，超脱的境界是公正……”

听了这番话，我感慨万千，联想到我在学军中学几十年里的一些遭遇，使我对薛先生这位杭大附中广义上的校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
之后，凡是开座谈会，只要薛先生参加，我一定会有事没事地找他聊几句。薛先生的记忆力一年不如一年，一如金人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其四所云：“一语天然万古新，繁华落尽见真淳。”他非常喜好听学军中学语文组的事，包括细枝末节，但每次问过，下次又问同样的老问题，一如循环命抑或循环论证。年龄不饶人啊！

我在政协干了三届计15年，2012年从九届委员的位子上退下来后，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薛先生。不过，当夜深人静为报社写评论专栏稿之际，常常会想到他的真切教诲，想到他的与人为善。

薛先生驾鹤西去的消息传来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了曾经的政协副秘书长翁启蕴，他微信回复道：“薛家柱人蛮和气的。”

古人认为“和气”乃天地间阴气与阳气交合而成之气，万物由此而生。“和气”实在是“上善若水”！



诗中秋月

徐小丰 绘

阡陌岁月

小虎

(最喜独处听雨翻书)
王萍

读作家刘亮程的《狗这一辈子》，短短的九段文字，却让我深深感悟到人生、童年和乡愁。

有文字写道：狗很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世界已拿它没有办法，只好撒手，交给时间和命。这说的本是狗生，却隐约显出人生的道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家也养狗，其中有一条叫“小虎”的狗，品种是普通的土狗，因为一身金黄的毛色，也算是条漂亮的狗了。

小虎看家很尽职。没有主人在场，不管谁只要从我家往外拿东西，它就会猛扑上去，逃得不够快的话，就会被

咬一口，以致我父母时常要被咬伤的人数伤口。我也不知小虎是真的不认识，还是装作不认识，因为被咬的人当中，也有住在附近的邻居。不过被咬的人却从未记恨它，也没记恨我们，我们仍然友好如初。

背地里，人们还会表扬“小虎”。当然“小虎”受到表扬，还因为它的情深意重，我邻村的大伯公每次回家，小虎都会把大伯公送过小山弯，送过长长的田间土路，走过杳无人烟的荒野，目视大伯公的背影一直到邻村，再独自默默地回家。“小虎”是懂得人情世故的狗，它的名声在邻里亲戚间传开，也算是美名远扬了。

“小虎”在我家生活了十三年，最后一两年，它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再也没有年轻时的威感和多情了，好像一切都已司空见惯不以为然。在一个初秋的下月，太阳的余威还在烤炙着田园，邻居来告诉父母，说：你家小虎躺在橘树下很久了，好像快不行了。父母赶紧跑去，看到已奄奄一息气如游丝的小虎，平躺着呼出最后一口气，看了这世界最后一眼，安静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小虎”从一只几个月大、毛茸茸可爱的小狗进入我家，在一日三餐的狗食中渐渐长大，尽心尽职地看守门户，和一家人感情深厚，在

十三个春秋中，演绎了它传奇的一生。多年后，它还被大家提起。父亲在山脚下给“小虎”刨坑安葬，给了它一个圆满的结局。

人一睡着，村庄便成了狗的世界。作为乡下长大的一代，我们对狗是有感情的，认为村庄里就该有狗影来去。每当夜晚回家，当狗声此起彼伏，就感觉已到了村子附近。进村子总会惊起一阵的犬吠，到自家房前，自家的狗是急急地绕着圈转。它摇动尾巴，蹭着你裤腿，将热情释放。

我们也感受到，自己是一位很受这个家欢迎的人，还没进家门，就充分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中国古诗千万首，哪一首写月亮的诗最佳？私以为是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
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我实在想不出，还有比这更简洁、动人的诗句，仿佛苍凉辽阔的画卷，配合着清新悠远的背景音乐。

明亮天空中，一轮孤月高悬江上，实在寂寞。古人重土安迁，此情此景，激发出人们的离愁别绪、思乡之情。这种情绪，到今天都不过时。

中秋节，愿家人喜人间时节，愿游子千里共婵娟。

——编者絮语